

■学人拾闲

手术刀与篆刻刀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2012年某天,在水乡无锡,刚回国的女儿在家弹起了久违的钢琴。听着悠扬的琴声,望着她会心的微笑,陈静瑜按下了快门。随即发出的微博上,他写着:“儿时学到的东西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但愿钢琴能伴随她一生。”

这也是陈静瑜的切身体会。只是陪伴他一生的不是钢琴,而是“刀”:作为江苏无锡市人民医院的副院长、肺移植方面的专家,陈静瑜常和手术刀打交道并不为奇,但除此以外,还有另一把让他爱不释手手又帮他治病救人的刀,那便是篆刻刀。

弃艺从医

陈静瑜儿时住在无锡市老火车站附近,那儿有容易被磨平和刻字的滑石。那时候,陈静瑜总是捡起滑石来刻字,并把它当成是一种乐趣。

“我就梦想着长大了拿着刻刀走天涯,想当这方面的艺术家。”回忆起儿时的梦想,陈静瑜嘴角在不经意间上扬。

后来,上高中后选择学理的他,报考了医学院,离篆刻刀越走越远。

“但是,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学生中有一个书法复兴潮流,所以这方面的业余活动就比较多。”陈静瑜告诉记者。

借着这样的契机,陈静瑜开始在学校里的书画社组织这方面的活动。

■画中有话

生活在太阳光下的人对光的感受和感觉丰富而敏锐。然而由于各人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光的认识也迥异。

物理学家说:我们赖以生存的阳光是由遥远的太阳发出的,越过了浩瀚的宇宙空间到达我们这颗黑暗的星球——地球。而地球上的物体(除了光源)都不发光,只因为它们的表面反射光线,才能被我们的眼睛看到。但一般人(包括艺术家)却认为人能观察到的光是由物体本身发出的。

例如我们面前放着一把紫砂壶,匆匆一瞥,可见壶的整个表面呈均匀的褐色。倘若把壶移到光源前仔细端详,壶的表面就展示出极其丰富的明暗对比和色彩层次。于是艺术家认为壶的表面有两个不同亮度和色彩层次:一种是属于壶本身的层次,另一种是覆盖在它表面的层次。前者称本色,后者称照明色。这种观点虽然不符合物理学原理,但与人的心理感受倒是相符。

画家写生时要把握客观世界里的三维人(物)画在二维的纸上,并且能显示出它们的三维立体效果。物体表面的“两层色彩”恰恰会给观者的视觉带来色彩分离的趋势,立体感也由此产生。读者不妨动手做个实验:取一张灰白色的纸,在纸的中央画上一块深色的圆斑,盯着白纸观察时,会觉得圆斑有时似乎向外凸起,有时会向内凹陷。同样,在白纸上画个圆圈,从边缘向中央渐次涂上逐渐变浅的灰色,中央部分留白。那么这个

■艺术漫谭

艺术家分两种,一种向天上看,一种往地上看。我属于往天上看,看到的是美丽的云霞。向地上看的艺术家,看到的是肮脏和苦难。赞美与揭露是艺术存在的不同方式,两种方式各有价值。

用画笔写下赞美

■本报实习生 贡晓丽

【印象】

陈雅丹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雅丹是荒漠中常见的风蚀地貌,父亲曾被这雄奇瑰丽的地貌震动,就把这个美丽的名字送给了我”。

继承了父亲勇于探索的精神,陈雅丹也不曾停下行走的脚步。她是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南极洲的女画家,成功纵穿罗布泊的第一位画家。“极地之行使我的画更加厚重”,在流变万千的绘画界,陈雅丹从一而终地坚持着自己的作画理念,那就是相信爱、表达爱。

因为在水墨画、版画、藏书票方面取得杰出成就,陈雅丹身兼数职,除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潢艺术设计系教授,还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女美术家联谊会监事长。

为了保证画画时间,陈雅丹有时会主动避世,比如躲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女生宿舍,或是干脆跑到邯郸的窑窑去捣烧瓷器,“我需要一个人安静地待着、画画,这样挺好”。



陈雅丹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南极洲的女画家,成功纵穿罗布泊的第一位画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张寒月、费新我、沙曼翁都曾是我们请来的指导顾问。”陈静瑜对此颇为骄傲。

拜师张寒月,陈静瑜开始更为深入地学习和欣赏篆刻,也懂得了篆刻中的很多“章法”,比如字体、布局、刀法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等。

在陈静瑜看来,篆刻的字体、所用石料以及篆刻内容还有篆刻作品的使用者之间都要和谐统一。比如说篆刻一个写意花鸟画家用的图章,可能就要用元朱文的形式来刻比较好。在刻之前还要对整体布局 and 结构有想法,要适当留白。

“而为了配合元朱文字体,我觉得用秀美妩媚的刀法和柔美的线条会更好,所以这时候就多用切刀的刀法。”陈静瑜说。

“用冲刀的刀法刻上去,让人有酣畅淋漓的快感,一刀下去,有锯齿边缘,这比较适合粗犷豪放一类的篆刻作品。”

虽然古人讲究篆刻走刀有13种刀法,但现在常用的其实不过就是切刀和冲刀两种。但如何将两者结合更好地表现出文字线条却也十分不易。

除此以外,各种篆刻字体的学习也需要颇下一番功夫。

“大篆、小篆、金文、甲骨文,这些我从小就写。我会把一张报纸往墙上一挂,然后拿着毛笔悬空练习。而这也锻炼了我的臂力,现在我拿手术刀还是当年握毛笔的方式,又准又好。”陈静瑜说。

在大学里,陈静瑜竟拿大篆字体来记日记。

“所以虽然扔掉20多年,我现在还是能随手就用大篆写出字来。”

秦朝古玺、仿汉朱白文、元朱文到后来的流派印,陈静瑜的篆刻时而肆意洒脱,时而秀丽柔美……

大学毕业后,陈静瑜课余的篆刻学习也告一段落。成了胸外科医生的他放下了爱不释手的篆刻刀,拿起救死扶伤的手术刀。

重拾刻刀

20多个春秋就在这一放一拿之间流逝。去年,陈静瑜再次重拾刻刀,而这次,他拿起的刻刀与他拿惯了的手术刀一样,救人于水火。

其实这事儿还要从陈静瑜在开通微博开始说起。为了方便医患沟通,宣传和科普肺移植方面的知识,2011年12月,陈静瑜在新浪开通了一个名为“陈静瑜肺腑之言”的微博。微博上,他和患者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新年好!一早到ICU,五个肺移植病人。欢欢恢复不错……作为医生救病人我们是永不放弃。我希望大家新年中健康康康,开开心心生活,轻松呼吸每一天!我送给大家我大学时刻的印章表达我的祝福:康宁公是祝、简朴我所安!”

这条陈静瑜发于2012年元旦的微博下方配着他大学时代的篆刻作品。“正宗汉印,谁的大

作?”“太震撼了,陈院长妙手啊!”……陈静瑜昔日的篆刻作品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得到了篆刻爱好者、患者以及越来越多粉丝的认可。

有感于此,陈静瑜开始考虑着用手自己昔日的专长来为那些无法承受肺移植昂贵费用的患者进行义卖救助。通过自行购买青田石、寿山石,在微博上发布义拍公告,为拍得者按其意愿篆刻作品的方式,他成功地进行了三次义拍,为病人募集捐款近20万元。

在他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苏州女孩陈婷已经完成手术,逐渐恢复。而最近,救助患者张洪铭的义拍也已经举行。

虽然刻一个图章从写字到构思再到上色、篆刻,需要两三个小时,但对于工作繁忙的陈静瑜来说,也是一种奢侈。

他曾以为退休之前自己不会再有精力去篆刻,然而为了救助病人,再次拿起刻刀的他也有了新的收获,他发现自己已在两把刀子的交替间,身心得到了很大的放松。

“因为接触很多病人,做很多手术,所以我有时候会感觉非常疲劳,很难让自己平静下来。这个时候,我只要拿起篆刻刀,在石头上摆弄一下,心情就会渐渐平静,也算一种心理调节的方式了。”陈静瑜告诉记者。

手术刀与篆刻刀,陈静瑜便在这游刃有余间使出了他的仁心与仁术。



康宁公是祝

简朴我所安

■光影赏识

我们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会歌颂它的高楼大厦和广场,赞叹车如流水马如龙,甚至为地下铁写诗,却很少对下水道作过多的关注,除非大雨滂沱、水啸城市。而在求新求变的电影中,下水道却常常能“出镜”。

电影中的下水道,多半已脱离了其基本功用,变成多用途的道具。当《活火熔城》之时,下水道是最先发现洛杉矶地底出现异常情况的所在;待地下岩架喷出,井盖又随之四处乱飞制造视觉效果;最后,还是下水道,将浩浩荡荡的岩浆引向宣告它们被打败的太平洋。

自然灾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祸患,人为灾难同样让人吃不消。《蝙蝠侠前传之黑暗骑士崛起》让我们领教了发生在高谭这个虚构城市的恐怖行为是何等吓人。暴乱制造者躲在下水道中,暗地策划和密谋,连拉风的蝙蝠侠先生都一度栽在其手下。

下水道幽暗和隐蔽的天然优势给犯罪分子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及条件,《第三个人》便是它的受益者,片中那个贩卖药品的头号反面人物,伪装自己已经挂掉,以掩饰杀人的事实。于是,维也纳的下水道成了其出入的最佳交通路线,连警察抓起来都颇为费劲。但最终,在他将要逃出水道的当口,还是被朋友的子弹送上了黄泉路。

下水道是坏蛋隐身的好地方,像《东方三侠》那样,简直成了嗜血的害人魔窟。但同时,下水道也会给那些好人留下逃亡的路径。《地下水道》迎来了抵抗德国军队节节败退的游击队员,仗着华沙这座城市的下水道,游击队员的生命得到了保全。但担纲过数集007电影的肖恩·康纳利《勇闯夺命岛》时,正是从防护森严的恶魔岛的下水道打开局面,和同伙将敌人搞掂,将干钧一发危机化于无形。至于007的同行、笑料频出的《憨豆特工》,没有同样的好运气。英勇的憨豆特派员视爬梯如无物,企图从下水道攻入对手的所在地,结果迎接他的是从天而降的粪水。

大体看来,“出镜”的下水道虽然得以在影片中展露身段,形象却并不鲜亮,与之关联的多是阴暗的罪恶。南斯拉夫影片《地下》中男主角虽被同伴由下水道救走,但等待他的却是十几年的不明真相的监牢式地底生活。不过,电影也是一种魔术,镜头所到之处,能让暗淡的事物变得熠熠生辉。因此,至少还有两部电影,改变了下水道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这两部电影耳熟能详,一部是《肖申克的救赎》,另一部则是新近的《悲惨世界》。

《肖申克的救赎》的男主角安迪,20多年的智慧和气力多半全花在了怎样越狱上。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他穿过牢房的墙壁,砸开下水管道,向前爬行了约500码,这是恶臭伴着泥污的艰难500码,更是希望和光明在前方招手的500码。

《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下水道通向的是自由,《悲惨世界》里的下水道代表的则是仁爱。上帝的好子冉·阿让,携着在革命和爱情的漩涡里挣扎的富家子弟马吕斯,在巴黎的下水道中沉沉浮浮,寻找出路。巴黎的下水道据说是全世界设备最规范和齐全的水道,每年还有数万人来此旅游参观。但冉·阿让所经过的下水道,显然没有飘浮着法国香水的气息。更要命的是,他还碰上了趁机揩油的无恶不作的前小酒店老板和一直对此恋恋不舍非追捕到他不算完的警察沙威。生命、博爱、正义、丑恶、法律在不见天日的下水道中左右激荡,纵横交锋。最终,还是冉·阿让赢得了胜利。

雨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惯于高举不无俗套的爱的火炬的好莱坞电影《悲惨世界》让我们多多少少地见证了这句话。

电影中的下水道

■申海

(Delft),那里宁静的环境和平和的气氛给他们的作品带来了灵感。胡格善于描绘布满阳光的庭院和阳光明媚的室内一隅,作品相当精致。1660年胡格离开了Delft小城市,移居到著名的阿姆斯特丹后再也没有好作品问世,后来竟然在疯人院里去世,这也是一件让人诧异与叹息的事。



《玩牌者》

自以为做一个真正的中国画家并不够格,只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水墨画家。

《中国科学报》:你大学时在中央美院版画系学习,之前创作的木刻藏书票也有很多次展览,转学国画之后,你的版画创作还在继续吗?

陈雅丹:版画的制作过程比较费事,除了刻板还要印刷,而我是一个粗心的人,要好长时间才能印出一张满意的作品,版画技术性强,对我来说难度较大。大学时我的速写画得很好,这跟讲究线条美的中国画相符合,所以后来转学水墨画,而且觉得得心应手。

当然我仍然在做一些小的版画,还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究会副主席,非常喜欢藏书票这种版画形式——构图、取材、设计都非常灵活,比如一扇窗户、一朵花、一面镜子都能作为版画和藏书票的题材。版画的灵活是我所喜欢的,可以释放我审美取向的另一个侧面。

《中国科学报》:不懂画的观众怎样鉴赏美术作品呢?比如你画中的抽象含义?

陈雅丹:对艺术品的鉴赏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是不用教的。一件艺术品不可能人人都喜欢,逐渐提高修养、顺其自然就好。

现在我经常用直而长的线,打破时间空间随意组合。画画的时候并没有想太多,根据当时的情绪信手拈来。画画是要以激情作为驱动力的,这种激情是自己沉淀多年的情怀被某一时刻眼见的东西所激发出来的。

《中国科学报》:看你的作品《花·妈妈·儿子》或是《春天来了》,都能被你的激情与活力所感染,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陈雅丹:这个世界尽管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美的东西始终存在,真善美是人类生存下去的原动力。如果失去了真善美,人类将失去生存的勇气,贝多芬说: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讲的就是艺术家有意或无意所客观承担起的职责。

好看有趣的东西特别吸引我,我也相信这世上永恒的美的东西有很多,比如无私的母爱、轻灵活泼的童趣、人与人之间的关怀等等这些都是我经常表现的。我属于往天上看的那类艺术家,我要表达的是赞美。



《春天来了》